

学习材料专辑

林彪是现代中国的孔子

2.287

71

:1

图书馆

北京人民出版社

学习材料专辑
林彪是现代中国的孔子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四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印张 19,000字
1974年2月第1版 197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8071·121 定价：0.08元

目 录

林彪是现代中国的孔子·····	(1)
名词解释·····	(24)

林彪是现代中国的孔子

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林彪是现代中国的孔子。他们说的话一样，做的事一样，罪恶目的也一样，都是妄图开历史倒车。反孔与尊孔的斗争，实际上是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对革命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批林结合批孔，是广大革命人民同林彪反党集团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进一步深入，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进攻战，是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这场斗争，将使我们更好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批林、批孔斗争，我们汇编了这组资料。

——《文汇报》编者

林彪的反党政治纲领 和孔孟的复辟倒退路线

孔子是反动的、腐朽的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的政治路线是复辟日益崩溃的奴隶制度，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

他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鼓吹奴隶主专政的“仁政”，恢复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扼杀新生事物，叫嚷“正名”，推行愚民政策，施展虚伪的手法，无所不用其极！

林彪是混入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他的反党政治纲领就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把孔子的“克己复礼”，即倒退和复辟，作为万事中之最大的事，叫嚣要“解放”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林彪宣扬孔子的“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污蔑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破坏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林彪惯用狡猾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策略，大搞阴谋诡计，妄图从堡垒内部来夺取堡垒。可见，林彪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现代中国孔子！

孔孟的“克己复礼”与林彪的抢班“夺权”

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是奴隶制行将崩溃的剧变时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周天子已经不能对诸侯发布政令和军令了，各国诸侯的权力有些落到了大夫、陪臣手中。奴隶到处起义，革新力量积极活动。孔子胆战心惊，提出了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克己复礼”。孔子代表着没落奴隶主阶级，妄图恢复日益崩溃的奴隶制度，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他狂叫：“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意思就是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

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孔子的“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贵族奴隶主统治的一套政治制度和秩序。为此，孔子又疾呼要“正名”，妄图挽救奴隶制度。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君请你去治理国家，你准备首先干什么事？”孔子回答：“最要紧的是正名喽！”关于“正名”，孔子有一句“名言”，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古代孔子的反动纲领“克己复礼”被现代孔子林彪用来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大肆吹捧孔子的“克己复礼”，一再强调“惟此为大”，充分暴露了林彪一伙迫不及待地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不仅如此，他又提出了他的反党政治纲领，阴谋抢班夺权。他嚣张地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甚至原封不动地用孔子的话来为其反党政治纲领张目。孔子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名分和“忠君”思想来镇压奴隶起义，压制新兴地主势力的斗争；林彪则大肆鼓吹法西斯的“绝对服从”论，要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服服贴贴”地听他“指挥”和“调动”；谁不服从他的指挥棒，敢于抵制，他就“诛之”、“讨之”，甚至还要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林彪还学着孔子的腔调，讲什么“亲亲、尊尊、长长”，鼓吹要效忠林家父子的反动思想。林彪宣扬“克己复礼”，鼓吹“正名”，就是要推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对内是为了搞资本主义复辟，对外是为了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人民。

孔孟的“兴灭国”与林彪的“政治上的解放”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孔子在二千多年前提出的反动口号。林彪和孔子是一丘之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二千多年后，林彪又接过孔子的口号，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较量。

孔子提出“兴灭国”，就是要复兴已经被灭亡了的奴隶制贵族的国家。春秋时代，奴隶制迅速崩溃，孔子就是要复兴这些奴隶主专政的“国”。林彪继承了孔子的衣钵，大力宣扬从周朝以来的几千年的政变史，蓄谋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方法，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建立一个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让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王朝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国”在中国复辟。

孔子提出的“兴灭国”，就是要维护周朝的诸侯分封制。周灭殷后，把征服的地区分为若干区域，封给周统治者的子弟、亲戚、功臣，建立了诸侯国家。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也是要复辟周朝的分封制度。孔子的政治路线，是地地道道的分裂倒退路线。林彪全盘接受了孔子的搞分裂的政治路线，妄图分裂我们的党，分裂我们的军队，分裂我们的国家。他制造“上层和下层”的矛盾，“这股力量与那股力量”的矛盾，兴风作浪，挑拨离间，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叫喊要“权力再分配”，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梦想另立中央，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孔子高喊“继绝世”，就是让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继续下去。他的继承者孟轲更是喋喋不休地叫嚷要保持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使奴隶主贵族世袭官职，代代相传，永享富贵。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上就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把我们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绝世”。林彪一伙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号。林彪的所谓“民”，就是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就是要让地主、资本家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重新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夺回他们已经丧失的“世袭”特权。林彪和他的儿子妄图搞什么“父子相传”的丑剧，就是要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永远“传”下去。

孔子狂叫：“举逸民”，就是要把已经倒台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林彪及其死党则拼命要我们无产阶级对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孔子的“举”就是林彪的所谓“解放”；孔子所谓的“逸民”，就是林彪所依靠的“地、富、反、坏、右”。林彪不但要“解放”被打倒的反动派，而且还要“破格重用”这些极端反动的家伙，把他的死党，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安插到党政机关的要害部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时间虽然相隔二千多年，然而，新老孔子喊的反动口号，干的卑鄙勾当，却象是一个模子中铸成的！

孔孟的“仁政”与林彪的反“暴政”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即所谓“爱人”，他还拚命提倡“忠恕”。“忠”，就是要奴隶服从于奴隶主，“恕”，就是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没落的奴隶主实行宽恕。两者都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奴隶的“犯上作乱”和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抬头。在他看来，奴隶们规规矩矩地服从奴隶主的统治，忍受压迫，就是达到了“仁”的境界。孔子反动思想的继承者孟子更是到处向统治者兜售“仁政”、“王道”，侈谈“仁义道德”，什么“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事实上，孔孟的“仁政”就是残暴的奴隶主专政，对于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来说，无非是压迫和奴役而已。孔子当上了鲁国的司寇并代行宰相的职务，上台才七天，就把当时鲁国一位著名的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杀了。孟子则咒骂厉行变法的秦孝公和商鞅是“暴君”、“污吏”，这就是对孔孟“仁政”的最好的注释！

我们现在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林彪这个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妄图阻挡历史前进的潮流，梦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倒车。因此孔孟的“仁政”被林彪吸收和发挥为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林彪一面大肆吹捧孔子的反动政治思想，把孔孟的“德”、“仁义”、“忠恕”一类反动黑货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把孔子的“仁”、“勇”、“智”说成是“团结”、“斗争”、“唯物论”，用儒家的反动思想冒充并篡改马克思主义，赤裸裸地继承封建糟粕，作为他反党反

人民的思想武器。一面疯狂地咒骂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林彪立即跳出来恶毒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还搬出唐朝诗人章碣的《焚书坑》诗来咒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林彪还把孔孟的“仁政”作为武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林彪在暗地里攻击我们对那些被赶下台的反动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讲“忠恕”，是“做绝了”。正当亿万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林彪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用儒家的语言，鼓吹“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恶毒攻击革命暴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把自己打扮成反“暴政”的英雄，其实是为了搞他的法西斯反革命暴政。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林彪搜罗死党炮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磨刀霍霍，杀机四伏，丧心病狂地竟要谋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其心何其毒也！这个现代中国的孔子，还要他的死党“不成功便成仁”，和孔子要他的门徒“杀身以成仁”何其相似乃尔！

孔孟的“不可使知之”与 林彪的“不理解也要执行”

凡是反动派都是极端害怕群众掌握真理的。他们总是要推行反动的“愚民政策”。孔子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把人的生死祸福和社会的富贵贫贱的等级制度说成是由“天

命”决定的，这是孔子愚民政策的理论基础。他还更露骨地说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对于劳动人民，只要让他们当牛作马，绝对不能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而做。孔子这句话成了历代剥削阶级愚民政策的金科玉律。为了实行愚民，孔子又用所谓的“礼”把人们的视、听、言、动都限制起来，只许人们在孔子制定的“礼”的范围中思想和行动，这就是他所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最终目的是妄图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度。

林彪把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乔装打扮一番，抛出了现代的新式愚民政策。他竭力反对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让人民群众掌握革命真理，胡诌什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同时把自己的修正主义黑货抛出来，强迫群众学习和讨论。为了灌输他那一套反动思想，林彪把自己和他的儿子吹成是“高于群众，高于历史”的“超群之才”，“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要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作他们的“驯服工具”，按照他的反革命意志办事。林彪的愚民政策归根结底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但是一切搞“愚民”政策的反动家伙最后都被革命人民所打倒！

孔孟的“天下无道”与林彪的三个“变相”

孔子是维护反动奴隶主统治的顽固派，也是一个摧残新生事物的老手。这个连做梦都想见到“周公”的复古分子，竭力鼓吹复古，要人们行古代的历法，坐古代的车子，戴古代的帽子，唱古代的音乐，而对新生事物，则恨得要命，怕

得要死，污蔑新生事物的出现是“天下无道”，想方设法予以扼杀。孔子所在的鲁国，在公元前五九五年实行“初税亩”，标志着由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向封建制的土地所有制转化。孔子很反感，诬蔑“初税亩”为“非礼也”。春秋末期，奴隶不断起义，新兴的地主力量兴起。有些倾向于进步的人，作“刑书”、“铸刑鼎”，对贵族和奴隶的关系，规定了一些法律和条文，并且铸在鼎上。这对奴隶主有些限制，孔子就非常看不惯，气愤地说：将贵族和奴隶混在一起，怎么显示贵族的尊贵呢？还成个什么奴隶制国家呢？孔子又在编《春秋》时，用贬低和讥讽的手法，反对新生事物。公元前四八二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势力代表陈恒杀了齐国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孔子在《春秋》中，不仅写上“齐陈恒执其君”，而且又写上“齐人弑其君”。不厌其烦地要声讨陈恒的所谓弑君之罪。而对奴隶起义，在《春秋》中孔子却只字不提，一笔抹煞。

现代中国的孔子——林彪，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说成是“最权威的”“强国”。而对革命的新生事物，总是恶毒攻击、恣意扼杀，或者造谣污蔑，无中生有，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早在井冈山的斗争时期，林彪就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充满着强大生命力的红色根据地表示悲观失望，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主义论调，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又竭力吹捧蒋介石的力量，否认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力量。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时刻，林彪过高估计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看不到蒋家王朝很快就要覆灭的命运，不敢夺取胜利。全国

解放以后，在我党准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林彪跟着刘少奇鼓吹陈腐不堪的“四大自由”，妄图发展资本主义，扼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新事物，解放后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得到飞跃的发展，林彪反党集团却诬蔑为“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林彪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刻骨仇恨，采用种种卑劣手法破坏这场大革命，并且千方百计诋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林彪面对新生事物，咬牙切齿，破口痛骂。污蔑新生事物是“变相劳改”、“变相失业”、“变相剥削”，企图煽起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社会思潮。反对新生事物的孔子和林彪最终都被新生的革命力量所抛弃！

孔孟的“复井田”与林彪的“大家发财”

古今中外一切复辟派，要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必然要复辟旧的经济基础。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奴隶主头子把他的世袭垄断的土地划成豆腐干式的方块块，授予各级奴隶主贵族，各自按照划定的土地范围享受俸禄和占有奴隶。这种土地制度在孔子、孟子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土崩瓦解。孟子为了重建垮了台的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狂呼：“复井田”。他向奴隶主国君献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要实行奴隶主的“仁政”，就要恢复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所谓经界，就是“井田”的土地界限。这个孔家店的二老板大开

空头支票，“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妄图用“不饥不寒”为诱饵，把封建制下的小农重新沦为一无所有的“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为奴隶主保持其“恒产”。

“井田制”是奴隶主专政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林彪在政治上搞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同时，竭力鼓吹恢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早在我党准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林彪就跟着刘少奇鼓吹搞资本主义的“四大自由”。林彪还公然用资本主义冒充共产主义，用资本家的语言说什么要“大家发财”，大谈抽象的“产”字。林彪又象孟子那样开出空头支票，用所谓“安居乐业”为诱饵，叫喊：“经济上”要“得到真正解放”。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早就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过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幸福生活。林彪叫嚷经济上要“解放”，就是要在我国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确实，二十几年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过去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被我们剥夺了，政治经济上都被打倒了！林彪鼓吹经济上要“解放”、“大家发财”，就是要“解放”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让资本主义泛滥，让地主资本家重新“夺回”工厂和土地，重新剥削和压迫工人和农民。

孔孟的“巧伪人”与林彪的两面派

古代的孔子和现代的林彪都是搞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家，

也都是十足的伪君子！

春秋时期奴隶起义的领袖跖说孔子是一个“巧伪人”，真是十分恰当。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是孔子的为人哲学。他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鼓吹“以屈求伸”的反革命两面派策略。为了复辟奴隶制度，应该“忍耐”，加以伪装，伺机而动。他公开主张“直在隐中”，恬不知耻地说什么父亲偷了羊，儿子进行包庇隐瞒就是“直”。孔子这样说，也这样做。孔子明明是一个官瘾极大的人，三个月做不上官就“皇皇如也”，而在口头上却一本正经地表白自己不想当官，说“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表面上讲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是他每时每刻都在为奴隶主的反动政治而奔走献策，他搞教育编历史书，也是他搞反革命政治投机的手段！

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是孔子搞两面派的又一手段。孔子曾经堂而皇之地宣布“君子，群而不党”。事实又是怎样呢？孔子大力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维护奴隶制度的人，形成了一个以复辟奴隶制度为宗旨的学派或集团，并亲自率领，周游列国，到处兜售他的反动政治主张！孔子非但结党，而且又排除异己。把帮助新生地主势力进行改革的学生革出教门，甚至举起屠刀把法家的先驱者少正卯杀了！

孔子在生活上也是一个极顶虚伪的人，他一方面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事实上，他的生活方面很讲究，是一个“食不厌精”的家伙，可见，孔子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

林彪梦想在中国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但是人心、党心、

党员之心不可背，林彪四处碰壁。因此，他必然乞怜于搞阴谋诡计来实现他的反革命罪恶目的。他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是林彪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一招。他说：“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完全是孟子“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那一套处世哲学。长期以来，他喊着“高举”、“紧跟”的漂亮口号，把自己打扮成“志壮坚信马列”的“英雄”。实际上，他把马列著作污蔑为“过时”，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到顶”。他在表面上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林彪”，背后却在磨刀霍霍，妄图谋害我们的伟大领袖。在会上，他激动地表示“准备让贤”，背后却加紧抢班夺权。

结死党，搞阴谋，这是林彪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又一绝招。阴谋家林彪曾经假惺惺地说：“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可是行动上呢？林彪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以林彪为中心，“以我划线”，“任人唯亲”，无耻地吹捧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组织“联合舰队”，要“争夺领导权”。林彪口头上还讲什么谁“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可是，他自己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网罗死党，私订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妄图有计划、有步骤地搞武装政变。用心何其毒也！

反革命两面派林彪还高唱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可是，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寄生虫的那一套，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

林彪的反党理论纲领和孔孟的哲学体系

孔子所处的时期，正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社会的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的时期。在这个新旧社会的大变动中，孔子顽固地维护腐朽没落的奴隶制，是一个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派。为了推行他的复古、倒退的政治路线，孔子在精神与物质、认识与实践、个人与群众等哲学的根本问题上，抛出了一套极端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长期以来，流毒甚广，危害极大。

林彪处于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是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复辟地主资产阶级已经失去的“天堂”。林彪和孔子所处时代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反动立场和反动思想体系则完全一致。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是现代中国的孔子。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的反党理论纲领，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同孔孟的哲学是一脉相承的。

孔孟的“生而知之”与林彪的“天资”、“天分”

在哲学思想上，林彪完全继承了孔子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并大肆鼓吹从孔孟那里捡来的这种破烂货。

孔子最先提出世界上有“生而知之”的“圣人”，认为有的人，从娘胎里生下来就带有先验的知识。孟子继承孔子